

凤凰读书文丛
开卷闲话五编



子
聪
编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丛书主编 秋禾 董宁文

开卷闲话五编

子 聪 编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卷闲话五编 / 子聪编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

(凤凰读书文丛)

ISBN 978 - 7 - 81101 - 872 - 1/I · 41

I. 开… II. 子…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981 号

-
- | | |
|----------|---|
| 丛 书 名 | 凤凰读书文丛 |
| 丛书主编 | 秋 禾 董宁文 |
| 书 名 | 开卷闲话五编 |
| 编 著 | 子 聪 |
| 责任编辑 | 向 磊 |
| 出版发行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 210097) |
| 电 话 |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
| 网 址 | http://press.njnu.edu.cn |
| E - mail | nspzbb@njnu.edu.cn |
| 照 排 |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
| 印 刷 |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960 1/16 |
| 印 张 | 14.5 |
| 字 数 | 182 千 |
| 版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81101 - 872 - 1/I · 41 |
| 定 价 | 26.00 元 |
- 出 版 人 闻玉银
-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序一：一种心态，一种情趣

朱 健

《开卷闲话五编》付梓之际，宁文远道下询不佞对“闲话”看法。对曰：不知其然及其所以然。如容许不求甚解，视“闲话”为文体之一种，则《开卷》诸端文字，均可“闲话”目之；“闲话”亦均可以《开卷》正文目之。盖多年阅览感觉并无如何不同也。即令位置互易，亦均顺理成章。前人评元吾丘衍《闲居录》云：“书中所记，杂乱无序，字句亦少修饰，然考辨诸条，多有可采。”《四库简目》称元蒲道源《闲居丛稿》“词意真朴，无所雕饰”，“其文大抵雍容不迫，浅显不支”。对“闲话”得失兼及，可资发明。总而言之，“闲话”要在“闲”字，是一种心态，一种情趣，不计其余可也。

己丑年闰五月 蒲园

序二：释闲话

张叹凤

子聪先生编撰的《开卷闲话五编》即将出版了，要我写几句闲话印到上边去。这是最对我胃口的事，因为我在高校滥竽一生，正经学问没有，其实也只能说说闲话而已。

“闲”字十分有趣，充分显示了我们祖先的爱美甚至是唯美情怀，门前当树，拥木而居，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和情怀！通假古字“閒”是门内一月，亦称闲，会意，文字学家的解释是门隙透月，月色入户，这就很自然令我们想到了古人如太白、东坡的吟月诗，那么通灵，那么精致，那么具有自然的情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系二月交映，对月相酌，对月抒怀，古意盎然，宁馨得要流出汁来。闲当然也包括亲属相安，乃至异性的知己相慰，“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真是超级唯美。

2 一个闲字，摒除了功利，忘却了营营，达到诗意的高度。故而闲话，其实是哲学与诗学的别名。春秋的孔子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同时代人，学问多在闲谈对答中留下来，这样的范例举不胜举。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真是为闲话审美定了个宽松与幽默的语境。

我拿到《开卷》杂志，总是先挑后边子聪的“开有益斋闲话”来看，了解同人的消息，观阅知坛的动静，知悉文友的牵挂，甚至

看看某老或某“怪”的牢骚，这都是“开卷有益”的乐事。大家都知道在《开卷》上边写稿、书信是不能邀功利，也不能博官阶的，这就相当于是一种对月骋怀，把酒话桑麻。为什么同仁们都割舍不下这一份薄薄的印张呢？原因无他，就在于一是偷闲，二是骋怀，三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下边要略为讲一讲的因素，即欣赏与敬爱。

同气相求、淡泊自甘的知识分子都颇有惺惺相惜的情怀，对高明过于己者，几乎是无私的接纳，衷心的爱赏与挂念。这种同工乃至同性之间的光风霁月般的友情，一部《世说新语》已记录在案。“容止篇”记录“惺惺相惜”，堪称精彩绝伦，且唯美流风，源远流长。那些用了汉语词汇最精彩与最抒情的赞美，即如“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触目见琳琅珠玉”，“似珠玉在瓦石间”，“如野鹤之在鸡群”，“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谈宴竟日，爱重顿至”“此神仙中人”，“此不复是世中人”……勿以为仅一味赞叹“容止”，其实这种容止即一种风度，一种操守和人格魅力。即便并无所谓“美风姿”，如“刘伶身長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一样倾注着同侪间的热爱以及记录者溢于言表的欣赏。

追究原因，无他——才华、冲淡、品藻，骨子里追求自由与唯美的精神。

这也即我喜欢《开卷》杂志乃至开卷闲话栏目的原由吧。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闲话非此妙境不可。环境未必，心境必至。

何谓美感？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句话妙：“导我们于欣然充满无私快感的心境，这就是所谓美的享受。”

《开卷》的闲话以及上边的揭文，即通过知识的管道，带我们进入类此美的心境。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四日于霜天老屋，时暑，半裸袒作

序三：“闲话”不闲

躲 斋

二〇〇〇年四月,《开卷》于南京创刊,执行主编子聪即随刊辟一专栏,曰“开有益斋闲话”,每期皆有。起初,我与舒芜先生一样,以为是《开卷》的“编后记”,后来才发现是个误会,因为“闲话”并不谈编事,也不评价所刊之文,而是如江苏章品镇先生所说,“是个微型的讲坛,它在作者、编者以外辟出地盘,也让读者来发言,使前者能从实际出发为后者服务”。这样的“闲话”,自然不是什么编后记。如果在当代要找类似者,嘉兴范笑我的《秀州书局简讯》,庶几近之。

既是这样的“讲坛”,当然受读者欢迎。所以天津的来新夏先生说:“‘开有益斋闲话’更是我每期必读之篇。”上海的陈子善先生则云:“我每次拿到《开卷》,总要先把‘闲话’快读一遍。”为什么呢?“因为‘闲话’信息量大,历史、现实、人文、学术,无所不谈,无所不包。不但南京当地的文坛活动在‘闲话’中有充分的反映,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出版动态、作家行踪,‘闲话’也常有披露。”原来不仅是“让读者来发言”。北京的止庵先生讲得更具体,他说:“我读《开卷》的乐趣之一,在于每期的‘开有益斋闲话’。此种资讯曾在旧杂志上见过,譬如家藏一九五〇年印行的《大众诗歌》,即有类似栏目。‘闲话’则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

是作为《开卷》主办者的读书俱乐部的活动记载，一是各地文人和读者的来信摘录。前者连续起来看，呈现一个过程；后者则不妨视为其在一定范围内引起的反应。所有这些，统可以热心文化或即以文化概括之……”而南京的徐雁先生则给“闲话”以全面的评价：说它是“宣言书”，“宣示了‘金陵书友部落’多年来的人文诉求”；是“起居注”，“记录了学界、文坛、书林、画苑在跨入新世纪以来的所作所息”；是“随笔集”，“抒写了文人学士们秘藏心田的笔墨掌故、艺林花絮，还有往日的情愫和友情的追思”。又说：“它更是一部文坛的大日记、学界的备忘录、书林的白皮书、画苑的写真集，它记录着一切客观的事相、主观的感悟，它传播着任何真实的资讯、真诚的心言，它既品评书林的青涩，又尝试画苑的芬芳……”

这些话说得很对，也很好，而且几乎说尽了。

那么，我于“闲话”，又如何呢？

和陈子善先生一样，我一接到《开卷》，也是“先把‘闲话’快读一遍”，然原因则是四个字：“‘闲话’不闲！”

何谓“闲话”？《辞海》释曰：与正事无关者，亦指题外者，所谓“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但，什么是“正事”？如袁可嘉、谷林、陈乐民等诗人学者的谢世，是正事，抑非正事？再如方平，“闲话”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记：“木斧从成都来信：收到《开卷》第九卷第十一期，‘开有益斋闲话’有一段文字，介绍方平为‘翻译家、英美比较文学研究专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只字未提他在新诗创作上的成就。我早在《忆辛笛》中说过：‘方平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著名诗人，后来翻译家的名声掩盖了他的诗名。’果不出我所料，这里作为诗人的方平完全被删除了。其实，方平最初以写诗蜚声于诗坛，四十年代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诗，他的代表作是《天窗》、《交响音乐》、《瓶花》、《愤》。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随风而去》，影响较为广泛。建国后的一些重要选本，如《中国四十年代诗选》、《中国

现代经典诗库》都收入他的诗。我以为，方平先生应当是：诗人、翻译家、研究家。”这段辨正，在我看来，于文化界绝非“题外”之话。至若“闲话”提到的不很为人所知的吴门香书轩以及它的主人，文物书画收藏家李超凡、李学忠出版的《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苏州名人手迹选》、《南社文存》；民间读书小报《清泉部落》的创刊（均见第九卷第一期《开卷》），凡此种种，都是关心文化、特别是关心民间文化的学人所需的信息，又焉是“题外”的闲话？此，即我之所谓“闲话”不闲也。更何况文字短小隽永，读来自有一番乐趣。

而今“闲话”已编至五集，我深信，只要《开卷》不歇，“闲话”也将永随，纵使中止了，它的生命也永远不会枯萎。

二〇〇九年七月八日病后，上海

序四：闲话“闲话”

梅 娘

每次《开卷》来，首读、必读的是“开有益斋闲话”。这是我喜欢的一个平台，这平台带给我的，是种哥们一般的情谊，是五湖四海的文艺信息，是为平淡岁月送致的有益律动，更钩连了诸多往事的回忆，是一种温温的脉脉相知。

通读着〇八年的“闲话”，我在寻找一个答案，寻找我为什么放置卷内的美文不读，非要先读、必读“闲话”呢？

寻找的结果是，“闲话”给了我这样几点启示：

“闲话”中讲人物，言简意赅，清清明明，字里行间贯穿着平和的浩然之气，使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比如四期中说的王学仲、五期中介绍的彭燕郊。

“闲话”中传递的信息：东南西北、上天入地，缕述当前、夹及往事，隐隐中闪现的真知灼见，不知不觉间已受感染。如四期中的“罗飞从上海来信……”、“讲讲耿庸……”等等。

“闲话”为我拓宽了视野，广交了朋友。我囿于倚老心态，不关注新书榜，不读网上的文坛逸话，脑中一片迷蒙。是“闲话”说给我：有这些文人小聚，有这样的理论座谈，缤纷纷纷，益智赏眼。

“闲话”引发了有趣的遐想：〇八年一期中黄宗江说到他的

书《洋嫂子 & 洋妹子 etc》，我猜这洋嫂子可能是杨宪益夫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外文局的后院里见过她，风姿绰约，气质很不一般，值得一写。至于黄先生本人，印象偏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奉命去大连参加一个讨论环保的大会，黄先生是出席大会的领导人之一，他一身黄呢子的将校服，正襟危坐，我这个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小记者，竟未能为他拍下一个好镜头。

在“闲话”中看见范用的题字，我想起张中行先生曾执意带我去参加三联人在孔乙己酒店中的一个小聚会，在几位着中山装的男士之中，范用的对襟大袄着装十分潇洒，消解了我对三联人的陌生之感。

再说吕恩，我们应该是同龄人吧，我想借用她给“闲话”的美辞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希望她不会怪我。

“开卷有益……使我的晚年得到了充实。”

感谢“闲话”的运作，感谢“闲话”辛勤的推手，感谢！

二〇〇九年七月 酷暑

序五：“开有益斋闲话”有益于我

李文俊

我是个不大爱参加活动的人，一则年纪渐老，精力有限；二则主要时间用于同两种文字打交道，很少需要与人联络。时间一长，知道的事情自然越来越少。现今报刊上登的又多是歌星的绯闻，文人的事基本上免谈——除非是此人去世了或者是杀了人了。因此，每期《开卷》后面那几页“开有益斋闲话”便成了我每期必读而且是必从末页读起的一个栏目。由此，我知道了许多过去认识或并不认识的朋友的近况，更可喜的是知道了他们比我更为健康与睿智的心态。这对我，也是一个鼓励。

而且，我相信，今后有人在写什么历史、传记时，说不定会从这些“闲话”里找到旁证，“见于《开卷》×期‘闲话’”这样的字样也会出现在他们的正文或是脚注里，正如同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些书里会提到《语丝》、《论语》、《七月》等旧刊物那样。

二〇〇九年七月于北京

序六：何闲之有

屠岸

中国第一圣人孔子，述而不作，留下一部《春秋》。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重视历史的国家，历代政府有史官设置，“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成为千古典范。司马迁宁受宫刑而不死，为了完成《史记》。然而除正史之外，稗官野史站在非官方立场，记录下历史的多侧面现象，起到或补充不足，或纠正舛误的作用。陈寿《三国志》因有裴松之注而大为增色。民初国史馆编撰《清史稿》，立场偏颇，史料不足。当今国家组织专家修《清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这一点，也可见国家对史的重视。这，正是中华传统的继续和发扬。

南京凤凰读书俱乐部推出的《开卷》，是笔者爱读的优秀民间刊物，从它可以读到许多有关文、史、哲、经的好文章。文，不仅指文学艺术，应指文化，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作者似已形成一支队伍，其中有老、有中、有青，而老者居多。不少篇章文笔潇洒，思维敏捷，或对问题论析深刻，或为文史留下辙迹。每期均有一栏曰：子聪的“开有益斋闲话”。初读，只觉无非流水账。渐渐读出味道来。《鲁迅日记》初读，觉得仅胜于“起居注”。多读，才发现它是研究鲁迅的必备文献；并为二册之遗失而怆然者久之。“开有益斋闲话”固然是“流水账”，但其中包含着多少

“干货”，君可知否？

“开有益斋闲话”里，即以近两年而言，有纪事、有书函、有日志、有新闻。即使每年的新年贺卡发送者名单，也饶有趣味，可以看到文化界人对一份民刊的关注和喜爱。作家和诗人的行踪，书刊和文集的问世，画展书展的举行，国内国际的文讯……无不包容。我爱读学人通信。于光远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信，贺新年，于老是时已九十二岁高龄，信中读及他因病住院，以及出院回家后的生活，包括细节，生动详实，读之令人感动。可贵的是，事情有连续性。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于老又有信函，称自己“已是奔九十四岁的人了，能有这样的状态，我和家人还算满意”。作为读者，我感到欣慰。于老又说：“我会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不悲观、不放弃的精神状态，尽量维持相对高水平的生活质量。”这就不仅令人欣慰，更增加了人们对于老的敬意。“闲话”总是及时发布文人辞世的消息，如彭燕郊、方平、金隄、戈革、谷林、陈乐民……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而“闲话”提醒的，是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将长久地造福于社会，我们应倍加珍惜。“闲话”还发布赵家璧女儿忆父、吴奔星儿子整理父亲遗稿等情节。木斧称，方平不仅是莎翁诗与剧的译家，比较文学研究家，还是诗人，而后者常常被人遗忘了。提醒得好。彭燕郊辞世后，陈子善撰文提及彭把自己仅存的一套毛边本《彭燕郊诗文集》相赠，令人感动。吴岳添信中写到张丹丹希望收集她父亲彭燕郊的信函，令人关注。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召开《开卷》出版百期座谈会，同年七月十三日在北京又召开《开卷》出版百期座谈会。后者我应邀参加。此次出席者四十余人，发言热烈，共同祝愿《开卷》继续发行，为中国文化事业添新砖，加新瓦。一同出席者陈乐民先生当时音容，犹在脑际，不幸他鹤驾西归，令人歆歔！

当今是信息爆炸时代，每天所见所闻，充塞耳目，其中有大量垃圾。然而“开有益斋闲话”，我每期必读，因为它有选择、有

范围、有重点、有导向。我认为它是一角学界信息的窗口，若干人文历史的留痕。鲁迅杂文，有时在题目上加“闲话”二字。然则鲁迅杂文，洵可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开有益斋标榜“有益”，良有以也。

闲话闲话，何闲之有？

二〇〇九年八月一日于北京莹荫阁

序七：感想和心迹

顾 农

庄子生活在淮河流域，又是个有闲的人，大约经常打渔，所以他文章里常常谈到鱼，有所谓北溟之鱼，涸辙之鲋，得鱼忘筌，相濡以沫，如此等等。他说鱼际关系最好是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看上去很亲密很美，其实可悲。

相忘于江湖固然大大高于相濡以沫，但与同游于江湖而又常常互通信息一比，大约又只能算是落入第二义了。现在人们在网上聊天、通信，有事没事打个电话，发发手机短信，全都非常方便。庄子离现代化甚远，他想不到这些。

但现代人有时仍然会有众里身单的感觉。书生们忙于读书和幻想，在公关方面一般比较疏懒，在下即属于此类落伍者。我很乐于享受这份宁静，但又不安于此种落伍，所以每次收到《开卷》，总是先翻到卷末的“开有益斋闲话”，先看各路英豪在给编者子聪先生的信里说些什么，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然后才读正文。让别人不知道或忘记我，而我却很了解他们——我喜欢这种单向度的忘。

有这样想法的鱼肯定是一条自私的鱼，好在也还是无害的。无害即近于有益；而翻阅“开有益斋闲话”及其汇印本《开卷闲话》，纵观江湖之大，了解士林动态，则一定有益。用历史的长镜

头来看尤其如此。

《开卷闲话五编》将出，子聪兄要我说几句话，我是不大敢来开口的，因为我极少给他写信。只是高情难却，却之不恭，因略述一点感想和心迹，表示祝贺并借以补过云。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日